



王道剑

之四

04

上官鼎 著

王道无敌





王道剑

之四

王道无敌

上官鼎 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4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道剑之四：王道无敌 / 上官鼎著. — 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，2014.8
ISBN 978-7-108-05082-3

I. ①王… II. ①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42269 号

责任编辑 吴 彬 王 竞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45.75

字 数 1044 千字

印 数 00,001-20,000 册

定 价 129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郑义门风



胡濙从紫禁城走出来，新登基的皇帝朱棣召见了，见面时朱棣全无皇帝的威仪，一把抓住胡濙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胡濙啊，你我相遇时，你还是个布衣文士，犹记得燕王府中相谈之欢否？”

胡濙很难将这个豪爽好士的朱棣和血腥屠杀的朱棣联系为一人，他心中极不自在，但口中依然不卑不亢地答道：“皇上莫提燕王府旧事，当时之燕王今为天子，当时之布衣今为臣下，这君臣之伦大于一切。”朱棣垂询了胡濙的近况，勉励胡濙要效忠新皇，努力从公报效。

胡濙辞出了皇宫，沿着西长安街，安步当车走到秦淮河畔。正是黄昏时分，天上云彩变化多端，胡濙的心情也随着变化翻腾。朱棣对他很是友善，当他是未就皇位前的“故人”；另一方面，自己是建文二年的进士，是建文纪年中唯一的一次殿试所钦点的二甲进士。靖难之变、京师易天，考验着每一个朝臣对“忠臣”定义的拿捏。

胡濙徐步而行，心中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，也许这与他这些日子以来贴近身边的变化有关。郑洽忽然不见了，章逸也不见了，常府街的章寓人去楼空，连个应门的人都没有。他曾去“郑家好酒”打探，同样是店门深锁，只门前的石榴花还开得火红，正是“人面不知何处

去，榴花依旧对骄阳”。连郑莞、朱泛、沙九龄、于安江都不见了。

胡濬隐隐觉得，虽然郑洽在随建文失踪的大臣名单中并不显要，但只要能寻着郑洽，就能寻到建文；而寻郑洽要去他老家。但他不会去密告做朱棣的忠臣，他也不会逃亡做建文的忠臣，他只是胡濬。

不知不觉走到了乌衣巷口，此时夕阳西下，斜阳照在黑瓦白墙和参天高树上，那景象、那色彩是何等眼熟，他眼前忽然浮现了洪武三十年在此初次与郑洽邂逅的情景。当时也是这样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天，他记得那时郑洽的喟叹：“斜阳草树，寻常巷陌，人道王谢曾住。”

如今人事全非，只有黄昏的光景依旧。他停在乌衣巷口，抬头四看时，山林在斜阳照射下绿得清楚而浓郁，云影变幻无常，四周景色在忽明忽暗、忽青忽紫之间是一片粉色迷蒙。震天的蝉叫声渐渐减弱了，半天的紫色和金光中，一轮红日渐渐沉下。

胡濬满腹感怀，盯着一只鸟雀投入林中，忍不住口占一首七绝：“莺隐蝉消绿浓，天光云影弄青濛；何须回首看天紫，我送秦淮落日红。”

胡濬的心思也如天地打翻了的染盘，青、绿、红、紫，只不知下一刻是不是漫长的黑暗？

同样的夕阳，照着浙江浦江郑宅镇漫天的袅袅炊烟。正是晚膳时分，从镇南流过的浦阳江上，一艘单桅的客船缓缓靠在长满了芦苇和水草的岸边。水鸟此起彼落，衬着天边如胭脂的落霞，江上数紫峰，景色美极了。

小客船上一人摇橹，还有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尼，一个英武的劲装中年，一个略带稚气的少年，船中央有个竹篷搭成的小客舱，舱中坐

着一个年轻僧人，正望着那下沉的夕阳，默默无言。

没有人知道这艘不起眼的船上载的就是逃离南京的建文皇帝，其他人当然便是觉明师太、章逸及着男装的郑荒，摇橹的船夫则是昔年明教的水师大将军“赛张顺”陆镇。

方冀的计划周严，又有两路逃亡人马分头掩护，没有人察觉到真正的建文已从皇宫地道到了锦衣卫衙的后院，再从一口枯井潜到护城河边，直接上船，由水路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了京师。第一站竟然是郑洽的老家，浦江的“郑义门”。

郑荒悄悄爬进那狭小的船舱，对着已经改名为应文和尚的皇帝道：“大师父，咱们已达浦江郑宅镇东南，再来从浦阳江转向北渠，便可达郑宅镇郊外。章指挥说咱们在此歇一会，等用过晚饭，荒儿便和他上岸去寻于安江和我娘，他们已先到了郑宅镇。我们打探一下情况，再商量入‘郑义门’安顿的事，皇上……啊不，大师父且宽心。”

应文和尚微笑点头道：“有劳诸位，一路总算平安无事，到了这最后一程，还是小心一些好。”郑荒这几天在路上细心照顾应文的起居，清楚发现建文的改变，他从不饮不食，不言不语，渐渐调整了整个思维和心态，如今表面上已经逐渐恢复正常，所有的痛苦正一点一滴化为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一丝重生的希望悄悄在他心中发芽。郑荒对应文强迫自我调适的努力感受良深，既是欣慰，亦是心疼。

她和章逸要上岸时，陆镇坐在船尾，已经开始垂钓，笑道：“这浦阳江中鱼虾多得出奇啊。你们快去快回，还赶得上吃俺的烤鱼。”郑荒道：“一言为定。”便和章逸施展轻功，像两只大鸟在长草密布的河边如飞而去。

章逸渐渐加速，发现郑荒不徐不疾跟着，丝毫不见急促，还笑嘻嘻

嘻地道：“章叔，你这一程赶得比我骑马疾奔还要快，定是想快去快回，赶上吃热喷喷的烤鱼。可再这么跑下去，我可要吃不消了。”

章逸见她不但不见丝毫气喘，步伐和呼吸调整得均匀不迫，显得从容自在，不禁暗中赞叹，忖道：“傅翔和郑芜这两个武林未来的希望，都跟咱们明教有渊源。小郑芜虽然一身少林神功，却不是少林弟子，日后俺来怂恿她加入明教，那咱们明教的阵容可就强了。”

他心中在打郑芜的主意，口中笑道：“芜儿，你要装娇嫩么？那就莫要一面跑一面谈笑自若，俺瞧再跑一百里也难不倒你。”郑芜道：“章叔，你人忒厉害，又有个难听的诨号，我怕我娘跟了你要吃大亏。”

章逸知道这芜儿人小鬼大，她娘十分重视她的意见。章逸是个明白人，想到这荒野夕阳之下只有两人并肩疾行，正是表明心态的最好机会，便诚恳地道：“芜儿，俺对你娘极是敬爱，那‘浪子’之名是京师里无聊的泼皮叫出来的，俺在秦淮河畔进进出出，从来也没有和哪个姑娘有什么牵扯。俺单身时，顶多就是花银子买个温柔。现下俺娶了你娘，便只敬她爱她还来不及，哪会有让她吃亏的事？”

郑芜听了心中有些感动，这章叔叔说得诚恳坦白，更胜过假道学遮遮掩掩，便也诚恳地道：“章叔，你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心中还有一句话，也跟你说了吧！便是寒香阿姨身世可怜，跟了你，我娘绝不会欺她，你也不可负她。”

章逸听了这话深觉感动，便道：“芜儿心地好，你娘心地也好，章逸这一生一世绝不负她两人。”他说得诚恳，说完后却忍不住心里暗思：“这孩子虽然聪明绝顶，还是年轻，俺跟她几句心底的话一讲，她便掏心掏肺了。俺固然是真心真意，但俺若是个骗子，真要诓她，讲的也是这同一番话呢。”

章逸固然厉害，但他也低估了郑荒。郑荒相信他，正是因为他诚恳无欺；他若是个骗子，郑荒总会从其他地方发现。骗一人一时易，却无人能永世骗得天下人，厉害如朱棣、道衍和尚也做不到。

月亮升起时，两人已奔到郑宅镇外一个村子，章逸停下身来，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前头零零散散坐落了几家农户。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来，就着月光看了一回，对郑荒低声道：“照你娘画的图，便是这里了，前头左边数过来第二家最大的那户农舍应该便是了。咱们就去敲门吧。”

郑荒心悬着娘，拔步便向前奔，章逸提醒道：“记着用咱们的暗语敲门，如有不对，立刻回头走人。”郑荒应了，几个箭步冲到门前，章逸却隐身在三丈之外的一棵柳树后面，以防万一。郑荒在那扇木门上用商定的暗语敲了一遍，屋内没有回应，郑荒便再敲了一次，这回屋里门上响起相同的暗号声，接着木门咿呀一声开了，黑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道：“郑荒，是你！”正是于安江的声音。

郑荒一阵狂喜，反身对柳树后的章逸比了一个锦衣卫招呼“前进”的手势，便回答道：“是我，章头儿就在后面。”这时屋内才点上一盏灯，于安江探出半张脸孔道：“快请进来！”郑荒前脚才跨进来，章逸后脚已经赶到。郑荒轻叫一声：“娘，荒儿来了。”屋里又亮起一盏灯，登时微明可辨，郑荒的娘和寒香携手从内室走出来，见着郑荒及章逸，仿佛隔世。她俩身后跟着走出一只长毛波斯猫，正是郑荒的爱猫“妹妹”。

郑荒大喜，上前抱着她娘，牵着寒香的手，低喊道：“娘、寒香姨，你们辛苦了！”又弯身抱起妹妹，那猫儿认出是郑荒，喵喵叫个不停。章逸一把抓住了于安江，无限感激地紧握住他的手道：“老于，谢了。”

于安江道：“章头儿，那边情况如何？”章逸道：“皇上剃度为僧

了，跟着咱们从水路逃离京师，现在泊在浦阳江边。咱们另有两批人马从陆路逃亡，引鲁烈他们追错方向，是以咱们这边的行踪，到目前为止应该是绝无人知。你这边情形如何？”

于安江道：“咱们在朱棣进城前便先逃离了，是以一路安全，只是两位嫂子旅途颠簸辛苦了。郑宅镇这边倒是一片升平，俺持了郑大娘的书信，寻到这屋的屋主。屋主大娘原是郑大娘昔年好友，现孀居跟了儿媳，这间大农舍空了出来，就借给咱们暂住。俺也曾进镇里置办过两次日用货品，镇里人家颇多小康，富足而知礼，商店街上熙熙攘攘，人们进退揖让，真比京师更似礼仪之邦呢。”

郑荒的娘说道：“那镇里的‘江南第一家’便是郑洽郑学士的家乡，现有一千多人同居共食，有如一家人。要等郑洽来此会合，先回家禀报族长，若得族长同意，他一声令下，千人同心，皇上暂隐此间确是安全无虞。”

章逸和两个娘子入内，说了些叮咛的体己话，便出来对于安江道：“咱们这就赶回浦阳江船上，明日天亮前，咱们的船就到了镇郊。待郑学士和方军师到了，便跟着郑学士回他的江南第一家去见族长。皇上……应文大师父趁天未亮，便先暂歇于此，由郑荒陪护，咱们几人就在附近将息，等方军师和郑洽来会合。”

于安江前后仔细想了一遍，觉得没有什么疏漏，便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一切行动小心，莫在最后一程出个纰漏而前功尽弃。”章逸点头称善。

郑荒和她娘及寒香姨告别后，与章逸两人从半掩着的门里悄悄闪出，借着树林掩蔽身形，小心翼翼走出一里，确信没有任何人发觉行踪，这才施展轻功，往回程赶路。

次日清晨，应文和尚住进了郑娘的暂厝。不到中午，方冀和郑洽来会合了，与两人同行的驯马高手廖魁及王公公留在镇外照顾马匹。大家虽然疲累又紧张，经过这番折腾能够重逢，多少也有些兴奋之情。众人交换了两边的情形，方冀和郑洽都觉得整个逃亡计划到此应算是初步成功，往下的第二步便是要把应文安全地隐藏在郑宅镇。

郑宅镇沿着白麟溪两岸而建，白麟溪虽然不宽，但所经之处地形起伏，山林农田相间，更兼溪水清澈、溪流蜿蜒有致，风景十分秀丽。沿溪建镇以来，为便利两岸往返，陆续建了几座石桥。同样的黑瓦白墙鳞次栉比，同样的小桥流水、阡陌纵横，这里的风光除了典型江南小镇的柔美，更多了几分嶙崎磊落之气。

郑洽好几年不曾回家了，堂上老母总盼着他哪一次能回家过年或过节，但每年都是失望。老母另一件对郑洽不满之事，便是他至今未娶，老母抱孙无望。这回郑洽终于回到故乡，但却不能先回家看娘，他悄悄到了族长郑漠的家外敲门，出来应门的正是郑漠本人。

郑漠开门见到身着便服的郑洽，吃了一惊，但十分高兴地道：“老弟，你怎么这时候回郑义门来，事先也没个消息？”郑洽低声道：“族兄，快让我进屋，再详细告知。”

他闪身进了屋，室内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女童，坐在小板凳上，手中拿着几块纸板，每块板双面都写了一个简单的字，显然郑漠正在教孙女儿认字。这情景让郑洽回想起自己幼年时也是如此这般，在家中由父亲拿着方块纸板教认字，连小板凳好像都是一个模样，不禁感到一阵温馨，竟然一时忘了说话。

却听族长郑漠对小孙女道：“小丹，叫爷叔。”小丹头顶上扎了一根冲天辮，穿一件小红衣，模样十分可爱。她叫一声爷叔，便飞快地

跑进内室去了。郑洪笑道：“见不得世面的小丫头。”

郑洽双眼盯着墙上一幅横额，额上四边围了红丝带，上面“孝义家”三个字写得秀气。郑洪笑道：“老弟，你还记得这三个字吧？那是你中进士后隔年，愚兄代表郑义门到京师谒见皇上，还是郑进士你陪着进皇宫，皇上亲笔写的呢。”

往事如烟，但郑洽怎会不记得那一幕？建文即位不久，奖励民间忠孝节义的好风气，浙江布政使司特别保荐了浦江郑义门为孝义之家。建文皇帝召见族长郑洪，并赐亲笔书写的“孝义家”三字横额。

郑洽悄声道：“京师已经变天，燕王朱棣杀进了南京，皇上削发为僧，我等保着他潜逃，今已到了郑宅镇！”

郑洪吓了一跳道：“你们的行踪可有人发觉？”郑洽道：“绝对无人发现。是我主动建议皇上暂时到咱们镇里隐藏一阵子，想我郑氏家族里得太祖赐颁‘江南第一家’，皇上暂隐于此，也是我郑义门回报两代皇帝对咱们的恩义……”郑洪道：“这事十分危险，不只是你我两人的事，全族的安危都在其中，我要立刻召集各族代表商议。”郑洽知是实情，但召集全体代表商议不仅费时，且有其他顾虑，便道：“事已急，皇上等人在外边农舍之中不可久待，久必有失啊。”

郑洪想了又想，一再沉吟，终于道：“老弟说得也有理，咱们此刻就赶到郑义门祠堂去，此时五老都还在祠堂中评审书院子弟的书法。咱们先得到五老的支持，迅速安置了皇上诸人，其他的族人代表只好慢慢再说。”

郑洽想想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，便和郑洪赶紧前往郑氏祠堂。祠堂建于白麟溪旁，门前便是清溪和垂柳，十分幽静，一进门便看到一块书有“白麟溪”三字的石碑，乃是元朝名丞相脱脱帖木儿的手迹。

郑漠带着郑洽到祠堂左侧一间偏房中坐定，道：“老弟便在此稍候，待我去请五老过来。”等了片刻，郑漠带了五个老人走进屋来，郑洽连忙起身行礼道：“五位族长在上，郑洽这厢有礼。”那五老还礼道：“郑进士休要多礼，你回来得忒急，若是先捎个信来，咱们要在祠堂办个欢迎之礼。”

郑洽在外数年，几乎忘了郑义门族人是如何恪守礼仪，连忙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实是有极为紧急之事要请教五老，这才回来得冒昧。”他一面解释，一面将屋门阖上，然后请五老坐下，悄声将建文逃亡至郑义门的事说了。

郑义门五老大惊失色，轮番问了许多细节，渐渐对此事及郑洽的想法都有了了解。五老拉郑漠到一边去商议了一会，郑漠说了一席话，五个老人连连点头，又和郑漠回到祠堂里，跪在祖宗牌位前焚香发誓守密，这才一同走向郑洽。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来，似乎已经有了结论。

郑洽心知道自己中了进士，又在京城朝廷为官，族人都以自己为荣，族长们对自己回乡提出的要求定会尽量配合。但此事委实非同小可，任何决定均与郑义门全族安危息息相关，尤其想到朱棣对敌人动辄灭族的暴行，自己带着建文逃亡至此，实是为家族带来极大的危险。是以他一面耐心等待郑漠和五老商议，一面暗中打算，如果此处不留人，下一步要去哪里？

这个问题他在心中琢磨已不下十次，每次都用不同的思考，但结论都是一致的：此处如果没法留下，便去福建；福建再不行了，便乘桴浮于海吧！

这时看到郑漠和五老似乎达成了共识，不禁心中一紧，只见五老中最年长的白须老人开口道：“郑漠贤侄，你是现任族长，还是由你

来说吧。”郑洪道：“进士老弟，咱们想到一个好主意。说来也凑巧得紧，咱们村东高地‘万松岭’，你还记得么？”郑洽道：“啊，那儿从前有三间禅房，不知如今还在吗？”

郑洪道：“怎么不在？那禅房中原来有位云游来此的和尚百戒法师，在咱们这儿为有需要的族人做些法事，也为一些信佛拜菩萨的族人设置简单佛堂，平时可以就近去烧香。就十日之前，百戒法师说他云游于此的缘分已告一段落，他需托钵行脚修行两千里，如有菩萨开示，方能再回来重续前缘，否则便不得回头了。他这一走，有些族人便觉不便起来，已经提出希望再寻一个和尚来主持万松岭的佛堂。老弟，你说那位……已经削发为僧，咱们商量后觉得便请他……”

郑洽抢着补充道：“他法号‘应文’，咱们尊称他应文大师父。”郑洪点头，接下去道：“咱们商量就请应文大师父住持咱们的禅房，如此一来，可谓天衣无缝。而且除了咱们几人，暂时也不必对所有的族人说明，最是安全可靠。”

那白胡子的老者补了一句：“咱族里凡事都不隐瞒，但眼下事急，便用这法子先安顿了应文大师父，如何向族人说明的事可以慢慢来。”

郑洽听到这里，一颗心暂时放了下来，暗道：“老天的安排还真巧妙，真乃天无绝人之路也。”连忙点头道：“如此甚好，感谢各位族长安排，我这就立刻赶回去处理。家母处请暂保密，待这边安顿妥善了，我再回家向她老人家请安。”

万松岭其实只是个小丘，虽然不高，但岭上的一片松林却长得漂亮，葱葱郁郁，各尽姿态之美。松林里的三间红砖佛堂外，这时走来六个人，前面两个僧人，后面一个老尼、一个中年人、一个老者和一个少女。他们在夜阑人静之时，悄悄住进了三间佛堂。

原来日间郑洽回到应文和尚暂留的农舍，将与“郑义门”族长商议完之事告诉了大家。章逸立刻提出一个计划，他对应文和尚道：“佛堂既有三间，大师父和王公公住一间，方军师和我住一间，如此安排可好？”应文虽然点头称善，但面上带有疑虑之色。郑芜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好是好，就是有个王公公怪怪的。我瞧是不是让王公公也削发当和尚，跟着大师父住一块，看起来就顺眼多了。”

方冀点头道：“芜儿这主意好极，将来对外做佛事都由王公公出面，大师父尽量躲在内室，不要抛头露面。”应文听了郑芜和方冀的话，心中疑虑尽消，连连称善。

王公公十分配合地道：“小人也曾在皇宫中的佛堂侍候过，一般的佛事瞧着也学会了些。麻烦哪位帮小人削发，今后便做个僧人太监，还是侍候皇上。”章逸道：“芜儿，还要麻烦你一回。”芜儿心想：“我这把短剑好像变成剃刀了，专门为人削发。”便拔剑替王公公削了发，但手边没有剃刀，王公公头上便还留着一些发根，勉强算是剃度了。

王公公向应文跪下道：“求大师父赐个法名。”应文想了想，道：“赐你法名‘应能’，今后咱们以师兄弟相称，莫要露出马脚。”王公公磕了一个响头，道：“应能叩谢大师父赐名，从此奴才只好僭越从权为您师兄了。”

觉明师太忽然一本正经道：“两位师兄休担心，做些佛事应付信徒还有贫尼我呢，觉明可是经验丰富啊。郑芜陪老尼住一间，只要恢复女装即可，倒也不必削发为尼了。”众人都笑了起来。

那寒香瞪着应能的头看了好一会儿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王公公……我是说应能和尚，您头上留那三分发根，看上去还是怪怪的。我这里有一柄锋利小刀，虽不是剃刀，但还用得上。您若是不怕，待奴家来替

您修整一下。”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一把带鞘的短刀，拔出来果然锋利无比。郑芫见她身上一直藏着一把锋利小刀，知她命途多舛，乃是为必要时引刀自裁的，便伸手紧紧握了握寒香的手。

应文和尚见一切都准备妥当，便问道：“咱们何时去那佛堂？”郑洽道：“大师父宽心，今夜天黑了咱们就住进去，明日族长便向族人宣布应能、应文两位新来和尚入住佛堂的消息。”

这时，一直没有说话的于安江忽然开口道：“你们同来的还有那个盗马贼廖魁在镇外看管马匹，要不要让他也……”章逸道：“这廖魁是徐辉祖的亲信，将来得通过他与京师联络。现下大师父削发为僧的事，暂时不让他知道，等大师父这边一切安顿好了，咱们再派他去联络徐辉祖，打探京师的消息。”

这时在万松岭上，应能和尚推开了前面第一间较大的佛堂，章逸用火折子点燃了一支蜡烛。在烛火闪烁之中，应文抬头看到一尊木雕的如来佛像端坐供台上，那火光闪过时，应文忽然觉得那如来佛深深看了自己一眼，眼光中尽是怜悯和爱惜，心中重重地震了一下。定眼再看时，那佛只是一具木雕，什么怜悯爱惜都不见了。

应文跪在佛像前暗祷，嘴唇微微抖动，没有人听到他在念些什么。应能连忙跟着跪下，磕了三个头，大声祝道：“我佛慈悲，佑我仁慈皇帝安然渡过灾难。”应文和尚低声道：“应能师兄，这皇帝两字绝不能再出口了。”

觉明师太和郑芫住进了第二间，方冀和章逸住进了第三间。觉明师太对郑芫道：“咱们早些休息，明日天亮前随我起身，勘察四周地形。”郑芫不解，奇道：“勘察地形作甚？”觉明师太道：“看看哪些地方可以做些机关土木，一则御敌，一则必要时逃命。”

郑芫又惊又喜：“你……你教我做？”觉明道：“贫尼现在孤家寡人一个，不教你做，难道老骨头一个人干活？”郑芫道：“咱们设计好了，可以找方军师和章叔叔帮忙做。”觉明师太没有回答，过了一会才冷冷地道：“方军师我可不敢使唤他，那个章逸当然可以帮大忙，只是此人脑子好手脚巧，我怀疑他已不需要贫尼教他了。”

建文帝以应文和尚的身份住进了郑义门，族人们但知空出来的佛堂又进驻了两个和尚、一个尼姑，那尼姑带了一个俗家女徒弟，和尚带了两个带发修行的门徒。郑义门万松岭上的简易佛堂比之前更兴旺了，去上香求做法事的族人也更多了。这新来的僧人还有一桩好处，镇上只要供三餐斋饭素果即可，香油钱一律不收。族人都说，郑义门行善有善报，上天派了真正的佛门子弟来此结缘，为族人接福化凶，信的人更虔诚，不信的人也对新来的和尚不收香油钱表示欢迎和敬意。

这事过了之后，日子就在这世外桃源般的郑义门中平淡度过，丝毫闻不到外界腥风血雨的气息，外界也绝对料不到这个恬静的村镇中真正藏龙又卧虎。方冀和章逸这两大高手花了几天几夜，将四周数十里之内的形势摸了个清楚；郑芫忙着跟觉明师太在万松岭附近勘察，帮忙做些记录。

只有那廖魁闲着没事，闷得发慌，恩公徐辉祖交代他一切听命于章逸，其他的事不要多问，章逸着他干脆到镇里闹市中找家店住下，顺便打探些南来北往的消息，他这才转闷为喜。章逸要多给他些银子带在身上，他却道：“不需不需，有镇就有赌场，有赌场便能养活我廖魁。”方冀警告他：“千万不要在赌场闹事，暴露了大家的身份和行踪。”廖魁道：“这我省得，俺便是去赌场，也不过是赢点饭钱和房